

玉娇梨

广来整理
黄秋散人 / 编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ZHONGGUO GUDAI SHIDA CAIZI QUANSHU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玉娇梨

美秋散人 编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1160 千字

印 张 79

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
书 号 ISBN7 - 204 - 03586 - 0/I · 629

定 价 298 元 (全十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第 一 回	闹圣会义士感恩	1
第 二 回	题佛赞梅香沾惠	16
第 三 回	做春梦惊散鸾俦	32
第 四 回	活遭瘟请尝稀味	47
第 五 回	爱情郎使人挑担	61
第 六 回	招刺客外戚吞刀	75
第 七 回	遭贪酷屈打成招	86
第 八 回	逢义盗行劫酬恩	97
第 九 回	致我死反因不死	108
第 十 回	该他钱倒引得钱	121
第 十 一 回	害妹子权门遇嫂	133
第 十 二 回	想佳人当面失迎	145
第 十 三 回	玉姐烧香卜旧事	159
第 十 四 回	婉如散闷哭新诗	172
第 十 五 回	邹雪娥急中遇急	186
第 十 六 回	张按院权内行权	200

第十七回	拜慈母轻烟诉苦	215
第十八回	除莽儿素梅致情	228
第十九回	剿梟寇二士争雄	241
第二十回	酬凤钗五凤齐鸣	254
附录		267

第 一 回

小才女代父题诗

诗曰：

六经原本在人心，笑骂皆文仔细寻。

天地戏场观莫矮，古今聚讼眼须深。

《诗》存郑卫非无意，乱著《春秋》岂是淫。

更有子云千载后，生生死死谢知音。

话说正统年间，有一甲科太常正卿，姓白名玄，表字太玄，乃金陵人氏，因王振弄权，挂冠而归。这白太常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只有一个妹子，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，止得只身独立。他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但以诗酒自娱。因嫌城市中交接烦冗，遂卜居于乡——去城约六七十里，地名唤做锦石村。这村里青山环四面，一带清溪，直从西过东，曲曲回抱，两堤上桃柳芳菲，颇有山水之趣。这村中虽有千余户居民，若要数富贵人家，当推白太常为第一。

这白太常，官又高，家又富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，但只恨年过四十，却无子嗣。也曾蓄过几个侍妾，可煞作怪：留在身边，三五年再没一毫影响；及遣去嫁人，不上年余，便人人生子。白公叹息，以为有命，以后遂不复买妾。夫人吴氏，各处求神拜佛、烧香许愿，直到四十四上，方生得一个女儿。临生之日，白公梦一神人，赐他美玉一块，颜色红赤如日，因取乳名叫做红玉。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，虽然生个女儿，却也十分欢喜爱惜。

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，真是眉如春柳，眼湛秋波。更兼性情聪慧，到八九岁，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。不幸十一岁上，母亲吴氏先亡过了，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。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，天地阴阳不爽，有百分姿色，自有百分聪明。到得十四五时，便知书能文，竟已成一个女学士。因白公寄情诗酒，日日吟咏，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，尤其所长。家居无事，往往白公做了叫红玉和韵，红玉做了与白公推敲。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，便也不思量生子，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；却是一时没有，因此耽搁到一十六岁，尚未联姻。

不期一日，朝廷遭土木之难，正统北狩，景泰登极，王振伏辜，起复旧臣。白公名系旧臣，吏部会议，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。不日命下，报到金陵。白公本意不愿做官，只为红玉姻事未就，因想道：“吾欲选择佳婿，料此一乡一邑，人才有限，怎如京

师乃天下人文聚处，岂无东床俊彦，何不借此一行？倘姻缘有在，得一美婿，也可做半子之靠。”主意定了，遂不推辞。择个吉日，带着红玉小姐，同上京赴任。到了京师，见过朝廷，到了任，寻个私宅住下。

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，况白公虽然忠义，却是个疏懒之人，不肯揽事，就是国家有大事，着九卿会议，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，太常卿不过备名色，唯诺而已，那有十分费心力处？每日公事完了，便只是饮酒赋诗。过了数月，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，或花或柳，递相往还。

时值九月中旬，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，摆在书房阶下。也有鸡冠紫，也有醉杨妃，也有银鹤翎，盆盆俱是细种；深香疏态，散影满帘，何减屏列金钗十二！白公十分喜爱，每日把酒玩赏。

这一日，正吟赏间，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。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，叫做吴珪，号瑞庵，与白公同里，为人最重义气；这苏御史名唤苏渊，字方回，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，原籍却也是金陵，又与白公是同年；又因诗酒往来，因此三人极相契厚，每每于政事之暇，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白公听见二人来拜，慌忙出来迎接。

三人因平日来往惯了，情意浹洽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，白公便笑说道：“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吴翰林道：“前日因李念台点了南直隶学院，与他饯行，不得工夫。昨日

正要来赏，不期刚出门，撞见老杨厌物，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改了，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又误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好，恐怕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苏老先，不速而至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连日也要来，只因衙门中多事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

三人说着话，走到堂上，相见过，更了衣，待茶过，遂邀入书房中看菊。果然黄深紫浅，排列两隅，不异两行红粉。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“好花”不绝。三人赏玩了一会，白公即令家人排上酒来同饮。

饮了数杯，吴翰林因说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，虽红、黄、紫、白，颜色种种鲜妍，却终带几分疏野潇洒气味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：虽然在此做官，而日日陶情诗酒，与林下无异。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，每日趋迎权贵，只望进身做官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会做官，终日只好在此冷曹，与草木为伍。”苏御史道：“他们笑我，殊觉有理；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怎么我们笑差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京师原是名利场，他们争名夺利，正其宜也。你我既不贪富，又不图贵，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，何必混迹于此，以博旁人之笑？”白公叹一口气道：“年兄之言最是。小弟岂不晓得？只是各有所图，故苟恋于此，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。”苏御史又道：“吴兄玉堂，白兄

清卿，官闲政简，尚可以官为家，寄情诗酒。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，当此时务，要开口又开不得，要闭口又闭不得，实是难为。只等圣上册封过，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，方遂弟怀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唐人有两句诗道得好，说：‘若为篱边菊，山中有此花。’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。你我既乐看花饮酒，自当归隐山中。”二人道：“最是。”

三人一边谈笑，一边饮酒，渐渐说得情投意合，便不觉诗兴发作。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，与吴翰林、苏御史即席分韵，作赏菊诗。三人才待挥毫，忽长班来报：“杨御史老爷来了。”三人听了，都不欢喜。白公便骂长班道：“蠢才！晓得我与吴爷、苏爷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长班禀道：“小的已回‘出门拜客’，杨爷的长班说道：‘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，说苏爷在此饮酒，故此寻来。’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白公犹沉吟不动身，只见又一长班慌忙进来禀道：“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！”白公只得起身，也不换冠带，就是便衣迎出来。

原来这杨御史，叫做杨廷诏，字子献，是江西建昌府人，与白公也是同年。为人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内多贪忌，又要强作解事，往往取人憎恶。这日走进厅来，望着白公便叫道：“年兄好人！一般都是朋友，为何就分厚薄？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吴、老苏来赏，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？难道小弟就不是

同年？”白公道：“本该邀年兄来赏，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，不得工夫干此寂寞之事。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，俱偶然小集，也非小弟邀来。且请宽了尊袍。”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，作过揖，也不等吃茶，就往书房里来。

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，同揖道：“杨老先，今日为何有此高兴？”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！这样快活所在，为何瞒了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，不通！”又与吴翰林作礼，因致谢道：“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石都督，十分欢喜，比往日倍加敬重。”吴翰林笑道：“石都督欢喜，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，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敝衙门规矩，只是寿文，到也没有甚么厚礼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小弟偏年兄看花，年兄便怪小弟；像年兄登贵人之堂，拜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，就不说了？”说罢，众人都大笑起来。白公叫左右添了盂箸，让三人坐下饮酒。

杨御史吃了两杯，因与苏御史道：“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面上却不过，未必便有十分升赏。还有一件事，特来寻年兄商议，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，管取有些好处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甚么事？有何好处？请年兄见教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汪贵妃册封皇后，已有成命，都督汪全眼见得便擅威畹之尊。近日闻知，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，十分膏腴，彼其欲之，竟叫家人夺了。今日衙门中

纷纷扬扬，都要论他。第一是老朱出头。汪都督晓得风声，也有几分着忙，今日央人来求小弟，要小弟与他周旋。小弟想，衙门内里众人都好说话，只是老朱有些任性，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虑后。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，他再不肯听。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，极信服年兄。年兄若肯出一言，止了此事，汪都督自然深感，不独有谢。你我既在这里做官，这样人终须恶识他不得；况又不折甚本。不知年兄以为何如？”苏御史听了，心下有几分不快。因正色道：“若论汪全，倚恃戚畹，白占民间田土，就是老朱不论，小弟与年兄亦该论他。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？未免太势利了些！”

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，便默默不语。白公因笑道：“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，原来却是为汪全说人情，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。”吴翰林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只该饮酒赋诗，若是花下谈朝政，颇觉不宜。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，已觉抱愧，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，甚是没意思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小弟因苏年兄说起，偶然谈及，原非有心，为何就要罚酒？”白公道：“这个定要罚！”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，送与杨御史。杨御史拿着酒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了。倘后有谈及朝政者，小弟却也不饶他！”吴翰林道：“这个不消说了。”

杨御史吃干酒，因看见席上有笔砚，便说道：“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吴翰林道：“才有此意，尚未下笔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未下笔，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了兴头。请倾珠玉，待小弟饮酒奉陪，何如？”白公道：“杨年兄既有此兴，何不同做一首，以纪一时之事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！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，实实来不得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年兄长篇寿文，称功颂德，与权贵上寿，偏来得；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个字儿，就来不得？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！”杨御史听了，便嚷道：“白年兄该罚十杯！小弟谈朝政，便该罚酒，像年兄这等，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叫左右也筛一大犀杯，递与白公。吴翰林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朝政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朝政相关。若不关朝政，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白年兄该罚，该罚！”白公笑了笑，将酒一饮而干。因说道：“酒便罚了，若要做诗，必须分韵同做。如不做，并诗不成者，俱罚十大杯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

杨御史道：“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负小弟。若像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，无一人敢去，这便是难事了。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，这也还不打紧。”苏御史道：“杨年兄又谈朝政了，该罚不该罚？”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，不觉触起一腔忠义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杨年兄说的话，全无一毫丈夫气！你

我既在此做官，便都是朝廷臣子，东西南北，一惟朝廷之使。怎么说无一人敢去？倘朝廷下尺寸之诏，明着某人去，谁敢推托不行？若似年兄这等说来，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？”杨御史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忠义话儿，人都会说，只怕事到临头，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临时慌乱者，只是愚人无肝胆耳。”

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，只管抢白起来，一齐说道：“已有言在先，不许谈朝政。二兄故犯，各加一倍，罚两大杯。”因唤左右，每人面前筛了一杯。杨御史还推辞理论，白公因心下不快，拿起酒来，也不候杨御史，竟自一气饮干。又叫左右筛上一杯，复又拿起几口吃了，说道：“小弟多言，该罚两杯，已吃完了。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，小弟不敢苦劝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年兄何必这等使气，小弟再无不吃之理。吃了还要领教佳章。”

苏御史道：“年兄既有兴做诗，可快饮干。”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，说道：“小弟酒已干了。三兄有兴作诗，乞早命题，容小弟慢慢好想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必别寻题目，就是‘赏菊’妙了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今日不喜作诗。杨兄有兴请自做，小弟不在其数。”杨御史听了，大嚷道：“白年兄太欺负人！方才小弟不做，你又说定要同做，若不做，罚酒十杯；及小弟肯做，你又不做。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，不屑与小弟同吟。小弟虽不才，也忝在

同榜，便胡乱做几句歪诗，未必便玷辱了年兄。今日偏要年兄做！年兄若不做，是自犯自令，该倍罚二十杯，就醉死也要年兄吃！”白公道：“要罚酒，小弟情愿；若要做诗，决做不成！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情愿吃酒，这就罢了。”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。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，白公拿起酒来，便两三口吃干。杨御史又叫斟上，吴翰林道：“白太玄既不做诗，罚一杯就算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个减不得，定要吃二十杯！”白公笑道：“花下饮酒，弟所乐也。何关年兄事，而年兄如此着急？”拿起来，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。杨御史也笑道：“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，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，只吃完二十杯便罢。”又叫左右斟上。白公一连吃了四五杯，因是气酒，又吃急了，不觉一时涌上心来，便有些把捉不定。当不得杨御史在傍絮絮聒聒，只管催逼，白公又吃得一杯，便坐不住，走起身，竟往屏风后一张榻床上去睡。

杨御史看见，那里肯放，便要下席来扯。苏御史拦住道：“白年兄酒忒吃急了。罚了五六杯，也够了，等他睡一睡罢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他好不嘴强，这是一杯也饶他不过！”吴翰林道：“就要罚他，也等你我诗成。你我俱未做，如何只管罚他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个说得极是。”杨御史才不动身，道：“就依二兄说。诗做完，不怕他不吃。他若推醉不吃，小弟就泼他身上！”说罢，三人分了纸笔，各自对花

吟哦不题。正是：

酒欣知己饮，诗爱会家吟。

不是平生友，徒伤诗酒心。

且说白公自从夫人死后，身边并无姬妾，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，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，也要与小姐商量。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，早有家人报与小姐。小姐听了，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，恐怕父亲任性，抢白出祸来，因问家人道：“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执定不肯做诗，被杨爷灌了五六大杯酒，老爷因赌气吃了，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。”小姐又问道：“杨爷与苏爷、舅老爷，如今还是吃酒，还是做诗？”家人道：“俱是做诗。杨爷只等做完了诗，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。”小姐道：“老爷是真醉是假醉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，虽不大醉，也有几分酒了。”小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既是老爷醉了，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纸拿进来我看。”家人应诺。随即走到席前，趁众人不留心，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，递与小姐。

小姐看了，见题目是《赏菊》，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砚，信手写成一首七言律诗。真个是：

墨云挟雨须臾至，腕鬼驱龙顷刻飞。

不必数茎兼七步，乌丝早已满珠玑。

红玉小姐写完了诗，又取一个帖子，写两行小字，都付与家人，分付道：“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

榻前伺候，看老爷酒醒了，就送与老爷。切不可与杨爷看见。”家人答应了，走到书房中，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；苏御史正注目向花，搜索枯肠；杨御史也不写，也不想，且拿着一杯酒，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。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。

原来白公酒量原大，只因赌气，一连吃急了，所以有些醉意。不料略睡一睡，酒便醒了。不多时醒将来，要茶吃，家人忙取了一杯茶，递与白公。白公就坐起来，接茶吃了两口。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。白公先将帖子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：“长安险地，幸勿以诗酒贾祸。”白公看毕，暗暗点点头儿。又将花笺打开，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，因会过意来。将茶吃完了，随即立起身，仍旧走到席上来。

苏御史看见道：“白年兄醒了，妙！妙！”白公道：“小弟醉了，失陪！三兄诗俱完了么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年兄推醉得好！还少十四杯酒，只待小弟诗成了，一杯也不饶！”吴翰林向白公道：“吾兄才极敏捷，既已酒醒，何不信笔一挥，不独免罚，且未知鹿死谁手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小弟诗到做了。只是杨年兄在此，若是献丑，未免遗笑大方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不要讥消小弟。年兄纵然敏捷，也不能神速如此。如果诗成，小弟愿吃十杯；倘竟未成，岂不取笑小弟？除十四杯外，还要另罚三杯。年兄若不吃，便从此绝交！”白公笑道：“要不做就不做，要